

中国当代情爱
伦理作品书系

我爱 比尔

I Love Bill

王安忆 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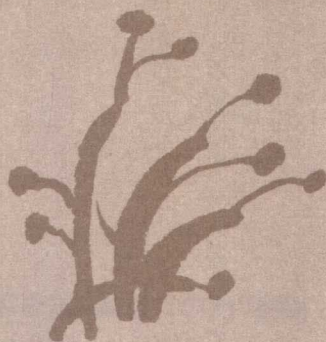
今日中国出版社



我爱比尔
发烧发烧
痛哭一晚
热屋顶上的猫
戴高乐机场草地上的兔子
对门·对面



I 247.7
114



中国当代情爱
伦理作品书系

王安忆 等著

我爱 比尔

今日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爱比尔/王安忆等著.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10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

ISBN 7-5072-0943-1

I. 我… II. 王…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5408 号

出版发行: 今日中国出版社

社址: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话: 68993927 (发行部)

68326644-4114 (编辑部)

印刷: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张: 16 字数: 400 千字

版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072-0943-1/I·155

定价: 19.50 元

食色性也。情爱人生从来就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1995年，我们曾将1993年以前发表的情爱伦理佳作结集10本出版，1996又将1993年以后发表的情爱伦理佳作结集8本出版。两度“耕耘”，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鼓励，为感谢读者厚爱，今天再次推出“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第三辑。

第三辑共4册，主要辑录1996年以来发表的中篇情爱伦理小说佳作。随着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持续深入，中国人的情爱伦理观和情爱行为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要求我们在选编的过程中，具备更为广阔的视野和不同凡响的判断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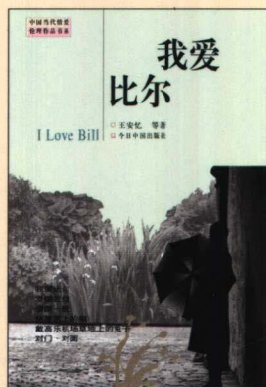
我们不想扮演教化的角色，更无权充当道德裁判，所以，我们不排除诸如同性恋、性商业、多角恋等“另类”情爱，也不因作品涉及到性病、毒品、暴力等丑恶现象而避之不及。我们只是着眼现实，尽可能地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努力提供变化中的当代中国情爱伦理观和情爱行为的丰富层面，以之回报曾经给予我们广泛支持的广大读者。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第一辑

梦有千千	刘恒	等著
离婚指南	苏童	等著
危险的十八岁	贾平凹	等著
紫雾	王安忆	等著
生命的咒语	铁凝	等著
假夫假妻	黄汉民	等著
情人的世界	麦天枢	等著
性别悲剧	贾鲁生	等著
合欢	尤凤伟	等著
憔悴难对满面羞	黄蓓佳	等著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第二辑

岁月如歌	赵玫	等著
太阳很好	何顿	等著
向上的台阶	周大新	等著
人类的起源	叶兆言	等著
你以为你是谁	池莉	等著
随意表白	方方	等著
上天自有安排	述平	等著
男·女十人谈	向姪	等著



■ 主持 / 李富根
■ 责任编辑 / 艾杉



平面设计 / 康笑宇工作室

目 录

我爱比尔	王安忆 (1)
云破处	池 莉 (82)
发烧发烧	赵 凝 (130)
生活年代	王祥夫 (154)
痛哭一晚	刁 斗 (215)
热屋顶上的猫	王海玲 (300)
戴高乐机场草地上的兔子	马 驼 (384)
对门·对面	潘 军 (428)
纸上爱情	刘剑锋 (468)

我爱比尔

王安忆

缓慢起伏的丘陵的前方，出现一棵柏树。在视野里周游了许久，一会儿在左，一会儿在右。其余都是低矮的茶田，没有人影。天是辽阔的，有一些云彩。一辆大客车走在土路上，颠簸着。阿三看着窗栅栏后面的柏树，心想，其实一切都是从爱比尔开始的。

说起来，那是十年前了。阿三还在师范大学艺术系里读二年级。在这个活跃的年头，阿三和她的同学们频繁地出入展览会、音乐厅和剧场，汲取着新鲜的见识。她们赶上了好时候，什么都能亲闻目睹，甚至还可能试一试。阿三学的是美术专业，她同几个校外的画家，联合举办了一个画展。比尔就是在这画展上出现的。

画展的另两个画家，是阿三业余学画时期的老师，也是爱护她的大哥哥，都是要比阿三年长近十岁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他们的青春时代。在他们的画里，难免就要宣泄出愤懑的情绪，还有批判的意识。相比之下，阿三无思无虑的水彩画，便以一股唯美的气息吸引了人们。在圈内人的座谈会上，阿三声音颤抖地发言，说她画画只是因为快乐，也吸引了人们。这阵子，阿三很出了些风头。当然，随着画展结束，说过去也过去了。重要的是，比尔。

比尔是美国驻沪领馆的一名文化官员。他们向来关注中国民间性质的文化活动，再加上比尔的年轻和积极，自然就出现在阿三这小小的画展上了。比尔穿着牛仔裤，条纹衬衣，栗色的头发，喜盈

盈的眼睛，是那类电影上电视上经常出现的典型美国青年形象。他自我介绍道：我是毕和瑞。这是他的汉语老师替他起的中国名字，显然，他引以为荣。他对阿三说，她的画具有前卫性。这使阿三欣喜若狂。他用清晰、准确且稚气十足的汉语说：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你来说什么，我们看见了我们需要的东西，就足够了。阿三回答道：而我也只要我需要的东西。比尔的眼睛就亮了起来，他伸出一个手指，有力地点着一个地方，说：这就是最有意思的，你只要你的，我们却都有了。

这几句对话沟通了他们，彼此都觉着很快活。

比尔问阿三，“阿三”这个名字的来历。阿三说她在家排行第三，从小就叫她阿三，现在就拿这来作笔名。比尔说他喜欢这个名字。阿三也问他“毕和瑞”这个名字的意思。比尔认真地解释给她听，这是一个吉祥的名字，“和”是“万事和为贵”的“和”，“瑞”是“瑞雪兆丰年”的“瑞”。阿三见他出口成典，就笑，比尔也笑，再加上一句：我喜欢这个名字。阿三觉着这个年轻的外交官有点傻，你逗他，他却认真地回答你，你笑，他也笑。他随和得叫阿三都不相信，怎么都行似的。可阿三也能看出，他不怎么愿听叫他比尔。如要叫他毕和瑞，却又轮到阿三不愿意了，她觉得这是个名不副实的名字。于是她对比尔说：你要我叫你中国名字，你就也要叫我英文名字。比尔就问她的英文名字是什么，她临时胡诌了一个：苏珊。比尔说：这个不好，太多，我给你起一个，就叫 Number Three。阿三这时发现，比尔并不像他看上去那么老实。

就像爱他的中国名字一样，比尔爱中国。中国饭菜，中国文字，中国京剧，中国人的脸。他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有一辆自行车，骑着车汇入街道上的车流之中。现在，他的身边有了阿三，骑的是女式跑车，背着一个背囊，像是要跟着他走天涯似的。其实呢，两人赛车般地疯骑着，最后是走进某个宾馆，去那咖啡座喝饮料。这种地方，是有着势利气的。有一回，比尔去洗手间，阿三一个人先去落座，一个小姐过来送饮料单，很不情愿的表情，说了句：要收兑换券。阿三

不回答她，矜持地坐着。等比尔回来，在她对面坐下，小姐再过来时，便是躲着阿三眼睛的。阿三心里就有些好笑。还有些时候，遇到的是一个轻浮的小姐，和比尔打得火热，而把阿三晾在一边，阿三心里也好笑。再听到比尔歌颂中国，就在心里说：你的中国和我的中国可不一样。不过她并不把这层意思说出口，相反，她还鼓励比尔更爱中国。她向比尔介绍中国的民间艺术：上海地方戏，金山农民画，到城隍庙湖心亭喝茶，还去周庄看明清时代的民居。

周庄真是把比尔迷住了。那些小石桥在比尔的大身躯之下，像个小世界。比尔在周庄的桥上走过去，引来一些人跟着。有一个老妇就扯扯阿三的衣袖，很内行地问：他是什么国的人？阿三说：美国。老妇撇着嘴不以为然地说：前几天来过三个英国人，带的照相机比他的大，是托在肩胛上的。这时，比尔和两个小孩攀谈上了。他们告诉比尔，有一户人家的灶间里，也开了一条河，船可直接走进房里。比尔就让他们带路去。两个小孩走在前边，就有别的孩子嘲笑他们，还向他们扔石子。他俩险些儿就要打退堂鼓，还是比尔稳住了局势。他回过身邀请大家一起去，那些孩子则红了脸，退缩了。中午饭以后，比尔和阿三再出现在周庄著名的双桥上，人们就已经熟悉了他们，甚至还有人问道，有没有吃过饭？本是当天就要回去的，可是下午的宁静留住了他们。等到夕照来临，将那桥下的水染金，炊烟也染金，比尔就更走不脱了。他听见了唱晚的牧歌。

他们就决定明天早上回去。

周庄的旅馆大约也是明清时代的，板壁的结构，推开二楼的窗，看着楼下沿水的街市，清明上河图似的。他们俩隔着一面板壁，各从各自的房间窗户伸出头去，看风景，聊天。黄昏的光线是很细致的，连水波都构出了细纹，丝丝缕缕的。比尔背诵起《桃花源记》，阿三没一句接得上的，也没一句听得进的。想的是些别的事情。后来，天黑到头了，月亮又没升起来，竟连一线光也没有了。两人在一间房内坐了一时，心情忽变得惨淡，甚至有些后悔留在这里。各人都搜寻着话题。想渲染一下气氛，终也没有结果，便分手就寝。关

灯前，阿三听见板壁上响了三记，也叩了三响，彼此就算道了晚安。同时，还生出一点相濡以沫的亲切心情。夜里，阿三醒来一次，发现房内特别明亮，抬头一看，月亮正在周庄的天空。静静地想着，比尔就在隔了一层板的地方，似乎能听见他的鼻息声。可是待她敛息屏气仔细听去，听到的却是哪里传来的电视机里的节目声。阿三这才晓得，其实还不很晚呢。早晨，阿三起来一个人出去转悠。转悠到一处，见薄雾中有一个身影伫立着，走近去，那人转脸朝她一笑，原来是比尔。两人都有些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心情。

周庄之行使阿三和比尔亲近了一步，建立起一点个人间的关系。在此之前，他们就好像两个文化使者似的，进行着友邦交流。他们再坐到酒吧喝酒，双方的心情都有些变化。有一回，比尔新要了一种酒，让阿三尝尝。他将酒杯递近去，阿三伸过脖子，噙起嘴凑到杯沿上。忽然一抬眼，遇上比尔的眼睛，两人停了有一秒钟，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就在这一秒钟里发生了。

阿三长的是一双猫眼，通常眯缝了细细一条望着你，忽然间却睁开了，又大又圆。这使她看上去有一种东方的神秘。当它们从垂帘的刘海后面对着比尔的时候，比尔的心就一颤，一股温柔的冲动击中了他。他第一次拥抱阿三，感觉到这小小的柔软无骨的身躯，觉着这女孩太像是九条命的猫变的。他把这个意思说给阿三听，阿三就问：为什么是九条命的？比尔说：在我们西方，就这么认为，猫能够死九次。阿三说：可我死一次就够了。比尔听了，就去吻她，发现她的唇舌也是神秘的，似开又似合。比尔激动难捺，不知把她怎么好。怀里这个肉体的暧昧不明，具有着极大的挑逗性，比尔始料未及。但他最终想到了中国女性的贞操观。汉语老师曾经给他们讲过一本中国古代的“烈女传”，给他留下崇高和恐怖的印象。于是，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了。

阿三提起的心放下了，却惶惶的不安。她想，是不是她做错了什么，叫比尔没了兴趣，或者是她太不够主动，也叫比尔没了兴趣。这天余下来的时间里，两人都有些沉闷，各自若有所失。分手时，比

尔摸了摸阿三脑袋，这叫阿三觉出，比尔还是对她有感情的。这天阿三回到学校宿舍，在帐子里好好地审视了一番她的身体。审视的结果是，她的身体没有问题。在灯光的暗影里，显得纯洁无瑕。可矛盾也在这里，它显然是不具备经验的。是不是这个扫了比尔的兴？但是，它们勤于学习。她伸了伸腿，在心里对比尔说。

第二天，阿三就着手创造一幅新画，看上去就像是一面壁画的草图。画的是一个没有面目的女人，头发遮住了她的脸，直垂下来，变成了茂盛的兰草，而从她的阴部却昂首开放一朵粉红的大花。在一整幅阴郁的蟹绿蓝里，那粉红花显得格外娇艳。一周之后，新画完成，取名为“阿三的梦想”。在一个周末大家都回家的下午，阿三把比尔叫到学校，在宿舍里向他展览了这画。比尔看了画后，向阿三提出一个问题。

他说：我理解这画是关于性，那么，你对性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知道，中国人对性不是这样的态度，那么，就是西方，而我知道，你并没有去过西方，我大约是你认识的第一个西方人。阿三却回答说：这画并不是描写性。比尔一时转不过弯，只得钻进牛角尖说：你可能认为不是，可在你的潜意识里，却一定是的。阿三就笑了：你正好说反了，这画意识里是性，潜意识里却不是。比尔被她搅糊涂了，把最先的问题也忘了。这时，阿三将床头上的一件绸衣服罩上她身穿的白色连衣裙，说：让我来向你表演中国人的性。说罢，又从同学床头捞了一件睡裙再罩上绸衣服，接着，又套上了第三件。就这样，她套了这层层叠叠，长长短短的一身走向比尔，非得仰起脸才能对住他的眼睛，说：现在，你来向我表演西方人的性。比尔望了她一会儿，动手将她的衣服脱下来，直脱到白色连衣裙，不禁迟疑了一下。可阿三的姿态是等待的，表示还没完结。于是比尔就脱去了她的连衣裙。

最后，阿三说：明白吗？千条江河归大海，这就是我的回答。比尔这才想起自己的问题，可是已经解决了。艺术和理论的铺垫，弥补了阿三经验方面的缺陷。比尔觉着她既天真又老练，身体含着稚

气，却那么柔韧，有一股曲折委婉的刺激，非常的缠绵。比尔不由自主了。

阿三的身子糅进了比尔的身子，脑子还是阿三自己的。有一刻她被惊惧抓住，觉着大祸临头。下一刻，欢喜却来了。总之，是不寻常。一阵暴风疾雨过去，她看见了身下的鲜血，很清醒的，她悄悄地扯过毛巾毯，将它遮住，不让比尔看见，而比尔也压根儿没想起这回事来。晚上一个人的时候，阿三觉出了疼痛，可却是让她感觉甜蜜的。她仔细地体味它，这是一个纪念。

后来，比尔就对阿三说，他开始明白东方人对性的感受能力了，那其实是比西方人更灵敏，更细致的。比如，他曾经看过一些中国的春宫，还有日本的浮世绘，做爱的场面，是穿着衣服，有些还很繁复累赘，然而却格外的性感。阿三说，这就是万绿丛中一点红，要比漫山遍野的红更加浓艳。他们又谈到各国的服饰，均以为日本女性的和服敞开的领子里那一角后颈，要比西方人的比基尼更撩拨人意。然后，他们就穿着衣服做爱，那种受拘束的忍无可忍使得欲望更加高涨。有时候，他们面对面地站着，比尔的手伸进阿三的衣服，那层层叠叠、窸窸窣窣的动静，真叫人心旌摇曳。里头的那个小身子不知什么地方等着他，是箭在弦上的情势，比尔他何曾经历过啊！他想：这是人吗？这是个精灵啊！

与实际的做爱相比，阿三的兴趣更在营造气氛方面。她是花样百出，一会儿一个节目。像阿三这种发育晚的女孩子，此时还谈不上有什么欲念，再加上心思不在这上头，全想着比尔怎么高兴。同金发碧眼的比尔在一起，阿三有一种戏剧感，任何不真实的事情在此都变得真实了。她因此而能够实现想象的世界，这全缘于比尔。所以，她就必须千方百计地留住比尔，不使他扫兴而离去。阿三晓得自己在做爱上肯定比不过比尔那些也是金发碧眼的对手，她以为比尔一定有着对手。并且想起她们，也毫无妒意。她就想着从别的方面战胜她们。比尔曾经对她说过：你是最特别的。阿三敏感到他没有说“最好的”。她自知有差异，却不知如何迎头赶上，只能另

辟蹊径。

他们做爱的地方通常是在周末时阿三的学生宿舍，也曾经到宾馆租过房间，但在那种地方，阿三的艺术全无用武之地。房间太干净，太整齐，也没有可供创作的材料。当然，有浴室，可这又是一个新课题，阿三完全陷入被动。她不知所措地站在淋浴器下面，水淋淋的，由着比尔摆布，倒是有了一点欲念，但是很快被沮丧压倒。比尔从来不带阿三去他的住处，阿三很识相的从来不问，虽然心里有些嘀咕。但是，在宿舍有在宿舍的好处，那是阿三的地盘，她更加自如，想象力很活跃。冬天到了，宿舍里没有暖气，他们在一床床沉重的棉被底下做爱，取暖，于比尔都是新鲜的经验。午后的阳光模模糊糊地照进来，心里有一些颓唐，还有些相依为命似的。

一个外国人，频繁出入学生宿舍，自然会引起校方的注意。先是班主任，后是教导处，最终是校保卫处，陆续找阿三谈话，要她严谨校风校纪，并向她了解比尔的情况。阿三闭口不言，也对比尔闭口不言。但她悄悄地着手在校外租借私房。从他们地处南郊的学校，再继续往南去，有一个华泾村，村民都是花农，以种菊花为业。近些年家家新造了楼房，自己住不完，就向市区一些无房户出租。阿三就是到华泾村去租房子的。当阿三打点停当，带比尔到新租的房子里，正是华泾村晒菊花的日子。家家门前都搭着晒花架，铺着白菊花。他们穿行过去，上了二楼，走进阿三的房间。温煦的阳光照在窗帘上，空气中洋溢着苦涩的花香，比尔真是有醉了的感觉。阿三把房间布置得很古怪，一个双人床垫放在正中间，一顶圆帐系在吊扇的挂钩，垂到地上，罩住床垫。他们就在那里做爱。

然后，比尔让阿三坐在他的膝间，面对面的。裸着的阿三就像是一个未发育的小女孩，胳膊和腿纤细得一折就断似的。脖子也是细细的，皮肤薄得就像一张纸。可比尔知道，这个小纸人儿的芯子里，有着极大的热情，这就是叫比尔无从释手的地方。比尔摸着阿三的头，稀薄，柔软，滑得像丝一样，喃喃地说：你是多么的不同啊！这就好像是用另一种材料制作出来的人体，那么轻而弱的材

料，能量却一点不减，简直是奇迹。阿三看比尔，就想起小时候曾看过一个电影，阿尔巴尼亚的，名字叫做《第八个是铜像》。比尔就是“铜像”。阿尔巴尼亚电影是那个年代里唯一的西方电影，所以阿三印象深刻。她摸摸比尔，真是钢筋铁骨一般。可她也知道，这铜像的芯子里，是很柔软的温情，那是从他眼睛里看出来的。他们两人互相看着，都觉着不像人，离现实很远的，是一种想象样的东西。

有一次，比尔对阿三说：虽然你的样子是完全的中国女孩，可是你的精神，更接近于我们西方人。这是他为阿三的神秘找到的答案。阿三听了，笑笑，说：我不懂什么精神才是西方的。比尔倒有些说不出话来，想了想，说：中国人重视的是“道”，西方人则是将“人”放在首位。阿三就和他谈《秋江》这出戏，小尼姑如何思凡，下山投奔民间。比尔听得很出神，然后赞叹道：这故事很像发生在西方。阿三就嗤之以鼻：好东西都在西方！比尔又给她搅糊涂了，不知事情从何说起的。但比尔还是感觉到，他与阿三之间，是有着一些误解的，只不过找不出症结来。阿三却是要比尔清楚，这其实是一个困扰着她的矛盾，那就是，她不希望比尔将她看作一个中国女孩，可是她所以吸引比尔，就是因为她是一个中国女孩。由于这矛盾，就使她的行为会出现摇摆不定的情形。还有，就是使她竭力要寻找出中西方合流的那一点，以此来调和她的矛盾处境。

现在，她特别热衷于京剧的武打戏。她对比尔说：如果能将《三岔口》中人物动作的路线显现与固定下来，会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她把她所记录下来的《三岔口》的动作线条用国画颜料绘在一长幅白绢上，在比尔生日那天，送给他作礼物。比尔很喜欢，当作围巾系在羽绒服的领子里。然后，两人就去吃自助餐，在一家新开的大酒店里。

正好是感恩节，人特别多，大都是美国人，比尔的几个同事也在，隔了桌子招着手。阿三今天化了很夸张的浓妆，牛仔服里面是长到膝盖的一件男式粗毛衣，底下是羊毛连裤袜，足登棉矮靴。头发束在头顶，打一个结，碎头发披挂下来。看上去，就像一个东方的

武士，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小姐走过来点蜡烛，很锐利地扫她一眼，这一眼几乎可以剥皮。这些地方的小姐都有着厉害的眼睛。阿三不免有些夸张地笑着，嘴里的英语也比平时用得更多。同比尔一起去买菜时，她一路同比尔聊天，停停摸摸，流连了许久。最后她挑了一小块蛋糕，插上蜡烛，让比尔吹灭，说：生日快乐！比尔头晕晕的，盯着阿三说：你真奇异。阿三注意到，比尔没有说“你真美”。

出酒店来，两人相拥着走在夜间的马路上。阿三钻在比尔的羽绒服里面，袋鼠女儿似的。嬉笑声在人车稀少的马路上传得很远。两人都有着欲仙的感觉。比尔故作惊讶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曼哈顿，曼谷，吉隆坡，梵蒂冈？阿三听到这胡话，心里欢喜得不得了，真有些忘了在哪里似的，也跟着胡诌一些传奇性的地名。比尔忽地把阿三从怀里推出，退后两步，摆出一个击剑的姿势，说：我是佐罗！阿三立即做出反应，双手叉腰：我是卡门！两人就轮番作击剑和斗牛状，在马路上进退退。路灯照着，将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奇形怪状的。有人走过，就盯着他们，过去了，还回头看。他们可不在乎，只顾自己乐。闹了一阵，阿三重又钻进比尔的羽绒服里。这时，两人就都安静下来，静静地走着路，有时抬头看看天。深蓝的天被树枝杈挡着，空气是甜润的。

比尔谈起了童年往事。他的父亲是一个资深外交官，出使过非洲、南美洲和亚洲。他的童年就是在这些地方度过。阿三问：你最喜欢哪里？比尔说：我都喜欢，因为它们都不相同，都是特别的。阿三不由想起他说自己特别的话来，心里酸酸的，就非逼着他回答，到底哪一处最喜欢。比尔就好像知道阿三的心思，将她搂紧了，说：你是最特别的。这时候，阿三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比尔，你喜欢我吗？比尔回答道：非常喜欢。由于他接得那么爽快，阿三反有些不能满足，觉得准备良久的一件事情却这么简单地过去了。她想：下一回，她要问“爱”这个字。比尔对“爱”总该是郑重的吧！可是，她也犹豫，问“爱”合适不合适。他们之间的关系，与“爱”有没有关系呢？阿三不知道比尔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阿三租了华泾村的房子，与比尔的约会倒比过去少了。一是路远，二是一个外国人出现在农人之中，多少有些顾虑。每一次去都要下大决心似的。有时甚至想把比尔装扮起来，潜送进去，好躲掉那些令人不安的目光。好不容易进了屋，他们便要逗留很久，有时是一个下午带一个晚上。阿三正给一个丝绸厂画手绘丝巾，每一条都不重样，画一条有十块钱。于是，四壁便挂满了所谓记录京剧武打的运动线路的丝巾。这些富有流动感的线条，萦绕了他们，他们就好像处在漩涡之中。也有丝巾尚未画上线条的时候，洁白的挂满一墙，而房前房后都是盛开的菊花。他们的床垫便好像一个盛大的葬礼上的一具灵柩。阿三躺在比尔的怀里，心里真想着：就是死也是快乐的。天黑下来，比尔的面目渐渐模糊，轮廓却益发鲜明，像一尊希腊神。阿三动情地吻着比尔，在他巨人般的身躯上，她的吻显得特别细碎和软弱，使她怀疑她能否得到比尔的爱。

比尔说：你是我的大拇指。阿三心里就一动，想：为什么不说是他的肋骨？紧接着又为自己动了这样的念头害起羞来，就以加倍的忘情来回报比尔的爱抚，要悔过似的。这样，她就更无法问出“爱不爱我”的话了。但她却可以将“喜欢”这个题目深入下去。她问比尔究竟喜欢她什么。比尔认真地想了一会儿，然后说：谦逊。阿三听了，脸上的笑容不觉停了停。比尔又说：谦逊是一种高尚的美德。阿三在心里说：那可不是我喜欢的美德，嘴上却道：谢谢，比尔。话里是有讽意的，直心眼的比尔却没听出来。

比尔走了以后，阿三自己留在屋里，也不穿上衣服，就这么裸着，画那丝巾，一笔又一笔，为这个不常使用的房间挣着房租。想着比尔馈赠给她的美德：谦逊，不觉流下眼泪。她哽咽着，手抖着，将颜料撒在身上，这儿一点，那儿一点。她心里有气，却不知该向谁撒去。向比尔吗？比尔正是喜欢她的谦逊，怎么能向他撒气？那么就向自己吧！眼看着她就变成了一只花猫，一只伤心的花猫。

这段日子，阿三缺课很多。她的时间不够，要绘丝巾挣钱，要和比尔在一起，这两桩事都是耗费精力，她必须要有足够的睡眠。现

在，她的白天几乎都是用来睡觉的。她独自蜷在那大床垫上，耳畔是邻人们说话的声音，脸上流连着光影，这么半睡半醒着，直到天渐渐暗下来，她也该起来了。她的下眼睑是青紫色的，鼻根上爬着青筋。倘若是要去见比尔，她就要用很长时间来化妆。她的妆越化越重，一张小脸上，满是红颜绿色。尤其是嘴唇，她越描越大，画成那种性感型的厚嘴唇，用的是正红色，鲜艳欲滴。阿三的眼睛本有点近视，房间里的灯光又不够亮，所以实际上的妆要比阿三自己所认为的更加浓烈。看上去，她就好像戴了一具假面。她的服饰也是夸张的，蜡染的宽肩大西装，罩在白色的紧身衣裤外面。或者盘纽斜襟高领的夹袄，下面是一条曳地的长裙，裙底是笨重的方跟皮鞋。

等校方找阿三谈话，提醒她还有一年方能毕业，须认真上课，第二天，阿三不和任何人商量，就打了退学报告。从此，学校里就再也找不着她的人影。直到暑假前的一个晚上，她悄悄回到宿舍，带走了她的剩余东西。去的时候，同宿舍的一个女生在，乍一见她，都有些认不出，等认出了，便吃了一惊。看着她收拾完东西要走，才问她知道了没有。阿三说知道什么，她说学校已经将她作开除处理了。阿三笑笑说：随便。神色终有些黯然。那同学要送她，她也没拒绝。两人走在冷清的校园里，路灯照着两条人影。这同学本不是最亲近的，可这时彼此都有些伤感似的，默默地走了一程路。曾经朝夕相伴近三年的景物都隐在暗影里，呼之欲出的情景。然后，阿三就说：回去吧。走出一段，回过头去，那同学还站在原地，就又挥了挥手。

阿三没有告诉比尔，被学校开除的事情，带着些自虐的快意。她的住在邻县的家人，更无从知道。她有一段时间，在华泾村蛰伏不出，画丝巾或者睡觉。连比尔都以为她离开了本市。这段时间大约有两个月之久，华泾村又架起了花棚，铺开了白菊花。花香溢满全村，花瓣的碎片飞扬在空中。阿三独坐屋内，世事离她都很远，比尔也离她很远。她画了一批素色的丝巾，几乎全是水墨画似的，只